

有没有什么比较沙雕的搞笑小说推荐啊？

我死掉了，不太光彩，是趴被窝里刷知乎笑死的。

抓我走的无常说，他本来想等我刷完再带我走的，结果我笑得太大声，被别的鬼举报了。

我很难过，我难过的不是英年早逝，而是那个故事还没更完我就没了。

刚才我还在评论区留言说我得了不治之症，催作者更快点，现在就真的挂了。

1

路上无常告诉我，等下了地府，我就会被格式化忘掉一切。

我哇地哭了起来：「不要啊！我追的小说还没完结啊！不看完我会死不瞑目的！九泉之下不得安宁啊！」

我拽着无常的袖子不肯放，他扯不回去，一路上被我软磨硬泡，终于心软，说：「也不是没有办法，我可以先把你放进别的世界里存几天，等你追的小说完结了再把你弄出来。」

我吸了吸鼻子：「还能这样吗？」

无常说：「这有什么，就是跑跑腿的事儿。」

我破涕为笑：「呜呜呜你人真是太好了！」

无常脸红了红，说：「主要是我看着你刷了一晚上，我也想看看它完结……」

咳咳，他正了正色，一边翻手里的小本本一边说：「等等哈，我得找一个不引人注意的，不然被查到了要挨揍的。」

「啊，有一个！」他把本本拿给我看：「你看这个，是一部冷门小说，这里面有个女配因为长得像女主被人送到男主身边，不过男主对她没兴趣，出来了两章就没有戏份了。」

「好好好！」我猛点头，只要能让我再苟几天看到小说完结我去哪儿都愿意。

无常说：「那你靠近一点点。」

我往他身边靠了靠，突然，他的手摁住我的脑袋往小本本上猛地一撞，我像掉进了深渊一般急速下坠。

我望着天上无常的大脸喊道：「你倒是提前说一声啊！」

话音未落，哗的一声，我突然落入了水中。

我忍着刺痛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泡在一片混浊的水域，幸好我体育课选修了游泳，要不然做鬼了我还得再死一次。

我奋力拨出水面，脑袋一露出来就看见岸上围了好些人，正一动不动地瞧着我。噫，也没个人伸个援手，算了算了，都是一群 NPC 而已。

划啊划，终于划到了岸边，身上的衣裙重得让我差点爬不起来。我一边拧着水一边挥手对众人说：「散了吧散了吧！我没事啦！」

空气十分安静，没有人动，身边的人看了看我，又小心翼翼地看看不远处一个身着华服的男子。

那人身姿挺拔容貌出众，此刻正盯着我，脸色很是难看。「你不是要自尽吗？爬起来做什么？」

「自尽？我？」我歪着头倒了倒耳朵里的水，一下有点搞不清楚状况，完了，这是哪出啊，走之前忘了看一眼小说，无常也没提醒我。

他眉头微蹙，不悦地挥了挥手，身后挤出来一个哭得梨花带雨的小姑娘。

「把你主子带回去好好看着，别让她再出来丢人现眼。」

「是！谢谢王爷！」

小姑娘小跑着过来半推着我说：「姑娘，咱们走吧。」

「什么情况呀？」我回头看了看，她加重了力道，哽咽着说：「走吧姑娘！别看了！」

好吧好吧，我由着她推着我走，到了无人处时我小声问她：

「你是谁呀？」

她突然停了下来，难以置信地望着我说：「姑娘，我是月牙啊！」

我看着她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，忙拍拍她说：「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月牙！刚才是怎么回事？那人说我要自尽？」

月牙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：「姑娘！你是不是脑袋泡坏了呀！」

她怎么回事！我赶紧掏了掏，想起来我现在的口袋里也没纸，只好拿袖子给她抹泪：「你说你哭啥啊，我好得很！就是受了惊一下子忘了些事儿。」

「是吗？」她渐渐平复了下来，说：「你都快吓死我了，看到你落水，我心都要碎了！」

唉，这是什么橘里橘气的台词。

「好了好了我不是没事吗？现在可以告诉刚才怎么回事了吗？」

月牙抽了抽鼻子，说：「柳婉言她们诬陷你，说你是九王爷安插进府的奸细，你为了自证清白当着王爷的面投了湖。」

柳婉言？九王爷？这都谁啊？

算了，不重要，想必刚才那人就是男主，原来的女配出来了两章就没了，应该是在这里淹死的。

我摇摇头道：「这个人也太冷血了点，居然就在一边看着人家淹死，也不让人救一救。」

「不是这样的。」月牙抹了抹泪说：「你刚跳下去，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你自己就游回来了。」

.....是吗？

「幸好你没事，不然月牙也跟着你去了！」

我忙捂住她的嘴说：「打住打住，少说两句骚话吧。」

月牙哧哧笑了起来，捏了捏我的衣裳问：「姑娘你冷吗？咱们快回去吧，可千万别受凉了，明日太子殿下下来，你若是让他高兴了，王爷一定会原谅你的。」

啊？什么东西？额外的戏份吗？我忙揪住她问：「什么太子？什么让他高兴啊？」

我可是，我可是良家少女来着！

月牙急道：「你连这也忘了！明日王爷会设宴庆祝太子殿下凯旋，太子殿下还点名要看你跳舞呀！」

「跳舞？我？」

「是啊是啊，姑娘你可是绝世舞姬，天底下无数人想看你舞一曲呢！」

不会吧！我这老腰转个身都嘎吱嘎吱响，还绝世舞姬！

无常，你带我走吧，我不追小说啦！

2

我跟着月牙回了我的小房间，似乎是为了防止我再闹事，门口还站了两个彪形大汉。

我缠着月牙东问西问了解到，原来我的名字叫盛怡卿，原本是清风阁栽培的舞姬，容貌有五六分像女主周若宜。男主叫孟诀，是大齐的八王爷。上个月我初次露面时，一曲霓裳舞名动京城，被九王爷发现，送给了孟诀。

月牙说的柳婉言是府中的琴师，自从我来了以后就一直针对我。

我一边听月牙说一边感慨，这小说世界也太可怕了，我跟我们家的猫吵架都吵不赢，更别说宅斗了。

好在我只是来这个世界苟几天，应付应付就算了。

月牙一边给我梳头发一边问：「姑娘你的新舞衣已经做好了，一会儿要试试吗？」

我摇摇头，试啥啊试，明天跳一套广播体操应付一下就好了。

反正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，在里面配合着走走过场应该就可以了。

这样想着，睡觉就香多了。

第二天一早月牙就把我拉起来梳洗，还督促着我练功，我拗不过她，只好装模作样地做起了伸展运动。

话说书里她可是我的丫鬟啊，为什么我要听她的话？想到这里我停了下来，腰板一挺刚准备跟月牙对线，月牙一跺脚，喊道：「姑娘！不许偷懒！」

行行行，我被她一吓继续做起了拉伸，这主仆关系合理吗这个？

没过多久，外面就来了人传唤。那人一边领着我和月牙，一边低声说：「王爷让小人给盛姑娘捎句话，今日姑娘能在太子跟前跳舞那是三生修来的福分，姑娘若是再失了分寸，当心被削了双足，再也不能跳舞。」

还削足？什么变态男主，等我回去给你写个 BE 虐死你这个坏东西。

正走着，后面一阵环佩叮当之声，月牙偷偷在我耳边说：「姑娘咱们快走，柳婉言来了。」

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地被月牙裹挟着疾走，后面的人越追越近，忽地一下凑到了我旁边。

「盛姑娘果然与众不同，昨儿落了水，竟一点事也没有。」

月牙齙着牙，恶狠狠地问：「你跟着我们做什么？」

柳婉言轻蔑道：「你以为我愿意跟着？若不是王爷要我给你家主子伴奏，我才懒得理你们。」

这么好看的一个儿怎么这么刻薄呢，我叹了口气，回道：

「不知道你有没有能耐给我伴奏，我今日要跳的舞可是有些特别。」

柳婉言轻哼一声，道：「你也就会跳一支羽衣霓裳，还能有什么新鲜玩意儿。」

哼，我可会九套广播体操呢。

我懒得搭理她，拉着月牙往一边走，她又噌噌地追上来，说：

「你别瞧不起人！要不是你长着一张讨了便宜的脸，你以为王爷会留你？」

这个人真的好烦，我一边疾走一边说：「是啊，羡慕不？你长不出这么一张脸你说气不气？」

柳婉言终于停了下来，在我身后喊道：「你长得再像她有什么用，你在王爷心里什么都不是！」

噫，莫生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，我又不是真的盛怡卿，我不生气我不生气。

宴客厅里一片欢歌笑语，离我上场还有一会儿，我和月牙被引到偏厅等着，坐了好一会儿，场上的舞女换了好几拨，前头出才来一个人带我去前厅。

我去的时候场子十分安静，似乎都在等我，柳婉言这厮比我还先到。坐在主位上的太子十分醒目，容貌与孟诀有几分相似，只是少了几分俊美，多了些英朗。

太子意味不明地说道：「不愧是天下第一舞姬，竟要人请两遍才肯出来。」

我一下傻在了原地，不是只叫了我一次吗？

孟诀脸色有些难看地说：「女子整理妆容总是要费些时间，何况今日太子驾临难免紧张，所以才误了时辰，是吗？盛姑娘？」

我看了一眼柳婉言，她端坐着，眼中是藏不住的得意。

坏女人搞我！气气！

我迅速思索着化解之法，压住心里的怒气，福了福身，说：「不是，妾身并非紧张误时。」

孟诀盯着我，目光冷了冷。

看来我军训时学得最认真的军体拳要派上用场了，新生晚会时我们就曾请了老师把军体拳改成现代舞，只可惜后来审核没通过。

我正声道：「妾身是在等火候，火候不到，今日的舞便没有灵气。」

「哦？」太子饶有兴趣地问：「说来听听？」

我煞有介事地说道：「太子殿下是人中龙凤，妾身不敢用寻常的舞来污了殿下的眼，殿下征战四方，为百姓谋福祉，京中之人坐享太平，却不能体会行军之苦。妾身准备的舞名为『长军

行』，专为献给殿下以示崇敬。此舞表现的是战场的肃杀之气，若是堂上气氛不冷下来，观者便难以悟其精髓。」

「有意思。」太子笑了笑。

旁边一人笑道：「二哥，她这么一说，我倒真等不及想看看了。」

我向堂上拜了一拜，走到堂中，开始起势，柳婉言懵了一下，但很快就跟上了我的节奏。

虽说我很少跳舞，但这套军体拳改编舞蹈早就刻在了心里，从来也没忘记过。

堂上众人似乎有些呆愣，瞧着我一动不动，我跳完以后好一会儿都没有人说话。

再不说话我就要开始犯尴尬症了。

正想着，太子就开始慢悠悠地鼓起掌来：「好，果然不凡。」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瞧着我的眼神很是复杂。

其他宾客也鼓起掌来，一旁有人叹道：「身法凌厉，超然绝世，真是难得一见啊！」

我的脸唰地红了起来，书中的角色都这么好糊弄的吗？爱了爱了。

我顶着周围一片赞赏，拜谢过众人，退回了偏厅。

月牙咻地扑出来抱住我说：「天呐！姑娘你太厉害了！我昨天还以为你要自暴自弃了，原来你早就练好了！」

我嘿嘿一笑，把她从我身上扯下来，说：「那可不，绝世舞姬不是吹的！」

突然，旁边传来一声冷哼。柳婉言抱着琴走过来说：「舞跳得再好有什么用，在王爷心里你也只是个长得像周姑娘的小玩意儿，等他看腻了，早晚把你轰出门去。」

啧啧，这女人一口一个王爷，说得好像满世界的人都跟她一样稀罕孟诀似的。

我回道：「我是个小玩意儿，那你就不是个玩意儿了吗？不是个玩意儿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也不对，你不是东西，对吗？嘻嘻。」

「你！」柳婉言瞪大了眼睛，低骂道：「你得意不了几天，周姑娘就要回京了，到时候你在王府就什么也不是！」

「哦，是吗，那我还有几天好日子呢，不像你，一直以来就什么也不是。」

柳婉言剜了我一眼，气愤地甩袖而去。

唉，这鬼地方，成天被挤兑，无常再不来接我我就要被整自闭了。

夜里还有一场宴席，届时堂上那些官员的家眷也会来参加，我们也被要求回去换一身得体的衣服，和其他家眷们一起参加夜

宴。

我和月牙回房后没多久就有人敲我的房门，开门后竟是一个小太监。

他悄摸摸地弓着身子说：「盛姑娘，太子殿下叫奴家来给您传个信儿，今夜宴席开席后，请您前往湖心亭等候。」

这？我迷惑了。我问他：「太子找我干吗呀？」

小太监说：「这奴家就知道了，殿下还说了，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请您一人前往。不要告诉其他人。」

啊？不会吧？深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约我干吗？古人这么直接吗？该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！

3

「姑娘快走啦，都来人催了，好多人想见你呢！」

「嚶嚶嚶，人家不想去！」我只想躺着水几天，我好难。

我抱着门框不肯走，月牙生拉硬拽把我扯了出去。

到花园的时候，府里的一个家仆老远就朝我招手，他身后站着一圈贵妇，笑吃吃地不知道在聊什么，大概想见我的人就是她们吧。

唉，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她们走去，感觉自己像被围观的小动物。

「这就是盛姑娘了。」家仆通报了一声。

一个紫衣妇人打量了我一会儿，掩嘴笑道：「呀，我真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相似的人，这女子要是和周丫头站在一起，我怕是会分不出来呢！」

另一个妇人不悦道：「姐姐这是什么话，我瞧着她可比若宜差远了，何况若宜是什么身份，你怎么拿一个舞姬跟她比。」

我的拳头捏得红红的，又开始了是吗？日常迫害无辜女配？

算了算了，惹不起，我还是躲着吧。「让几位夫人见笑了，既然没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」

「这就要走呀，我们几个心直口快，你也不要放在心上。」

紫衣妇人说：「我们听说你跳舞那是超凡脱俗难得一见，只可惜今儿早些时候我们不在，不如你就在这儿跳一段。叫我们也见识见识？」

其他人也阴阳怪气地附和道：「对呀，叫我们也饱饱眼福。」

一群憨子，我他喵一套军体拳打死你们！

我的拳头捏了又捏，想想还是算了，这哪打得过啊。我忍住心里的冲动，强笑着说：「只怕要让各位夫人失望了，我现在实在不方便。」

我转身要走，那妇人身旁的丫鬟突然拉住我的袖子：「夫人叫你跳舞是给你脸面，你怎敢这般甩脸子，不把夫人放在眼

里！」

我只好扯我的袖子：「我确实不方便，放开我。」

紫衣妇人冷笑道：「区区一个舞姬，好大的架子，既然你没规矩，我便替王爷教教你！」

她伸手一巴掌呼过来，我条件反射地躲了过去。

她扇了个空，怒道：「你还敢躲，玉珠，给我按住她！」

那叫玉珠的丫头一把将我拉了回去，妇人耳光眼看就要结结实实地落在我脸上。

忽然间，一只手拦下了她的巴掌。我抬头看，却是孟诀。

「不知道我府上的人犯了什么错，几位伯母要这般的为难她。」

我预计那妇人肯定要说我坏话，我不想让她们恶人先告状，于是嚤嚤嚤地轻声哭道：「是我不好，夫人想看我跳舞，可我身体实在是不舒服，却让夫人误以为我不愿意了，呜呜。」

孟诀看了看我，似乎有些讶异。

妇人理亏，被我抢了话又不好发作，隐忍着说：「老婆子只是觉得她规矩大了些，作为长辈想教教她罢了。」

「原来如此。」孟诀笑了笑，说：「是我管教不严，回头我会好好教她规矩，伯母若是觉得不消气，改日我带她登门致歉。」

妇人忙道：「哪里哪里，王爷言重了，是我管得太宽，怎么受得起王爷的道歉呢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我就先带她走了。」孟诀伸手轻揽了我一下，我看了看满脸不痛快的妇人，赶紧跟着他走了。

「你哪里不舒服，需要大夫给你看看吗？」

啊？我抬起头，孟诀正盯着我看。

「我，我脚疼，大概是扭着了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不用请大夫的！」

「是吗？」

「是啊是啊，谢谢你呀！」

他摇了摇头，沉默了一会忽然说道：「你昨日闹了一场，脾气倒好了许多。」

「你是觉得我以前脾气不好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噫，我听月牙提过，盛怡卿以前高冷孤傲，确实不招人喜欢，要不然也不会四处树敌。

「咱们这是去哪？」

孟诀等了一下没有跟上的我，说：「好些人闹着要看看你，你去敬一圈酒吧。」

不是吧，这些人没见过会跳舞的姑娘还是咋的！

「我不想喝酒，也不想跳舞。」我可怜兮兮地看着孟诀，我觉得他应该吃这一套。

果然，他笑了一下，说：「那就在一旁坐着，应付一下就好。」

奈斯！

孟诀说因为太子临时有事走了，府上的这些朋友就先聚在水榭玩着。这些年轻人嗓门可大，喧哗声远远地就能叫人听见。

我去的时候，水榭坐了许多中午没见过的人，大概都是孟诀的朋友，架不住他们闹，孟诀只好让我以茶代酒，敬了一杯。

刑部尚书家的李公子提议现场作诗，然后让我根据诗的意境跳一支舞。我真想回他一句谁提议的谁跳吧！

好在孟诀说话算话，拦住了他们，说我刚刚扭了脚，只能在一旁坐着。

李公子失望道：「真是太可惜了，没有歌舞，这诗做得也没意思。」

我想起了中午的事，忙举起手说：「没有舞可以，没有音乐却实在无趣！我有个提议，不知道可不可行。」

孟诀说：「你直接说就是了。」

我嘿嘿一笑：「我们王府有一位姓柳的琴师，容貌绝色，琴技了得。不如请她来，每个人作一首诗，再由她根据诗的意境演奏一曲，咱们不比诗，比谁让柳琴师作的曲更好，如何？」

李公子拍手道：「不错不错，就这么办！」

哼哼，这么一下午不累死这个坏女人！

我扭头去看孟诀，他莫名其妙地笑了笑，叹了一口气低声说：「她中午才挨了打，现在怎么能弹琴？」

「啊？挨打？」

「嗯。」他点了点头：「她收买传话人，差点毁了宴会，不挨打怎么能长教训。」

原来他已经知道了，也不告诉我一声，害我委屈半天！

4

孟诀说：「换个人来吧。」

「不不不！」我忙拦住他，那岂不是坑了其他人。

唉，古人的娱乐项目实在太少了，要是手机多好，大家围在一起打游戏就行。

「这样吧！」我重新提议：「我对音律也略知一二，不如由我来唱歌，各位在一首歌的时间里，比谁作的诗最好，行不行？」

李公子惊叹道：「盛姑娘还会唱歌？」

「嗯呐，学过几首的。」

「好好好，就按你说的来！」

我看了看孟荻，他也没有意见。

我站了起来，拿纸卷了个话筒。「诸位都准备好了吗？我数一二三就开始哦！」

包括李公子在内的人都提起笔来，蓄势待发。

「一，二，三！」

「所以！暂时！将你眼睛闭了！起！来！黑暗！资总！漂浮！我的！期待.....」

所有人忽然都抬起了头，迷茫地看着我，我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声音弱了下来不太敢唱了。

孟诀艰难地笑了笑，问：「你这是什么歌？」

「这个，不好听吗.....」我问他。

「也，不是不好听.....」

愣了小半天的李公子忙打圆场道：「这个，这个创作环境越差，越能展现一个人的能力嘛！平常时候能作诗有什么了不起，要能不受干扰做出好诗那才算本事！」

啊哈？你这不就是说我唱得难听吗！

李公子忙捂了捂嘴说：「我，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盛姑娘，你唱吧，我行的！」

可是你干吗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啊！

其他人也笑着说，我们也，可以的。

好吧，是你们自己说可以的。

我拿起话筒，重新唱起来：「所以！暂时！将你眼睛闭了！起！来.....」

我唱歌的过程中，好多人手捂着脑门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，这可不怪我啊，一定是他们自己才疏学浅。

快唱完的时候，大多数人都停了笔，但仍有两个还在纠结，颤抖着手说：「等等，再唱一下，我还可以！」

我只好把音拖长点，喵的，再不写完我就要断气了啊！

我收了音，猛吸了两口气。

那两人拍腿长叹，哎呀，就差一句了！

我愤愤地坐下，明明是你们自己的问题！

孟诀凑近我低声问：「你唱的什么东西？怎么听着听着，莫名地想跟着动起来.....」

我兴奋道：「识货啊王爷！这是摇滚乐，你想学吗？」

他愣了愣，扭过头朗声道：「那么，大家就分享一下自己作的诗吧！」

哼，不学算了。

他们对起诗来，我听不懂，只能趴在桌上看，看着看着就困了，后来似乎还是叫了乐师，朦朦胧胧间有音乐传进耳朵。

我再睁眼的时候，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天色黄黄的，大概快入夜了，周围的人都站着，似乎准备离开。孟诀拍了拍我说：「我们先走了，你跟着你的丫鬟去。」

我看了一眼蹲在我旁边的月牙，恍恍惚惚地说了声，哦。

他走了两步，又回来说：「你跟府里的人坐在一起，要是有人叫你你也不要去。」

「嗯，好。」

孟诀走远之后，月牙摇着我十分兴奋地说：「姑娘。你趴在王爷旁边睡了半个多时辰呢！」

「你，你兴奋什么？」

她龇着牙，摇得更用力了：「这说明王爷原谅你了呀！」

我还以为什么事，唉，差点摇断我的脖子。「他们都要去哪呀？刚才说让我跟你走？」

「吃饭了呀，姑娘你睡糊涂了？你忘了今晚还有一场宴席吗？」

「开始了？」

「马上就要开始了呀！」

我一下清醒了起来，拎起月牙问：「湖心亭在哪？」

她愣住了，环顾了一下四周说：「我觉得，咱们现在这个地方，他是不是也算个湖心亭？」

不能吧？这地方人来人往很显眼啊？

我问她：「还有别的地方吗？」

月牙想了想，说：「后面倒是有一片湖，可是有没有亭子我也不知道，姑娘，我每天跟你待在一起，王府里的地方我也不认识几个呀。」

嗯？连月牙都不知道？那，那我就正好不用去见太子了，谁叫他不说清楚到底在哪，嗯，没毛病。

「走吧月牙，吃饭去。」

今夜王府的酒席摆了许多桌，除了乐师门客，连家仆们都专门设了座，不过家仆的座在厅外很偏的角落。

这正合我意，反正里面的人一个个的都不喜欢我，我就跟月牙坐在一起，也免得别人再找我麻烦。

就是不知道太子是在里面吃饭还是去湖心亭等我了，算了不想想了，越想越慌。

周围的人大概有点怕我，别的桌一片欢声笑语，就我们这里最安静。

还是走吧，我猛刨了几口饭，收拾衣服准备回去。

月牙忙跟着我站了起来：「姑娘，你要回去了吗？我我也跟你回去！」

我看了看她手里装得满满当当的碗，把她按下说：「你坐着吃吧，我自己回去就好了。」

我一个人往回走，远远地看见一片水，赶紧悄摸摸地绕着走。

快到我住的小院时，突然被一只手拉进了黑暗。

「不要喊叫。」

虽然看不见他的脸，但我记得这个声音，这不是太子是谁。

怎么这都能让他抓到？

我拿下他捂我嘴的手，赔笑道：「殿，殿下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哈哈，我刚要去湖心亭呢！」

他迟疑了一下，说：「这里不就是湖心亭吗？」

这里？我仔细看了一下，才发现旁边隐在树影中的一个小亭子，可是这里也没有湖啊？

「我怕你不认识路，还特意选了离你住处近的地方。」

谁瞎起名字，我哪能知道一个旱地上的亭子能叫湖心亭呢.....

「殿，殿下找我是有什么事啊.....可是白天我惹了你不高兴，夜黑风高来算账...」

太子说：「不是，你不要怕，我只是问你几个问题。」

「好.....」

「今日你跳的舞很特别，在哪学的？」

嗯？他怎么问这个，我总不能说是大学里学的吧。

「这个，自然是，在清风阁学的。」是的吧，培养盛怡卿的地方应该是叫这个名字。

太子摇了摇头：「不对，不是清风阁，你不必骗我，告诉我，到底是在哪学的？」

他，他怎么看出来的！我慌了，我要是说我在别的世界学的，大概会被以为疯了吧。我语无伦次地说：「呃，家里学的，这次是真的！我家可远了，你也不知道在哪.....」

「家里？好，跟谁学的？」

「跟一个姓罗的老师学的.....呃也不对，先是一个姓许的人教的我，然后才是他教的我。你问这做什么？啊！我明白了，殿下你是不是想学啊？这个，我的两位老师是世外高人，你找不到他们的.....」

他轻笑了一下，捡起地上的灯笼照在我脸上说：「最后一个问题。」

「嗯？」

他问：「你是不是机械工程那个顺拐的女生？」

5

「你，你到底是谁！」

「这么久了，你居然还会跳这套拳。」

「你难道.....」

我惊得连连后退，不，这不可能！

他不依不饶地凑了过来：「当年你顺拐的视频在新生群里疯传，全校都认识你。」

「你是我们学校的？」

「对，你们班节目一审的时候，我们全寝室都去围观了，我还拍了视频，你当时跳成同手同脚的那几个动作到现在都没改过来。」

「你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？！」

他笑道：「我加入了民兵预备役，每年都要去给新生军训。我经常拿你当反面教材的，你还别说，不给他们看你的视频还没事，看了以后好些人学你学顺拐了。」

「歹毒，太歹毒了！」

「诶，你后来又偷偷练过吧？要不然这么久过去还能记得？」

「别说了，球球了。」

「别捂脸呀，又不丢人。」

「别提这件事了，同学你哪位？怎么也跟我一样穿书了……」

「信息学院的孟启，在这里刚好也叫孟启，你叫什么水是吧？」

「何边边……」

他和我唠了起来，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无常弄进来的，只不过他没死，身子现在还在医院躺着。

啧啧，无常是在搞慈善吗？一天天的不务正业。

「诶，大兄弟，你是太子，以后能不能罩着我啊？」

「可以啊。」

「啊，你怎么这么好！那我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了？」

「那可不行，」他说：「这里不是你说的什么书里，而是地府用来存放暂时不能投胎的灵魂的地方，死去的人会被洗掉记忆，放进这个世界。你我是真的，别人也是真的，只是每个人都在按照写好的剧本来生活，所以还是要乖乖的，不要欺负人，毕竟你也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人就是你过世的二大爷。」

「我二大爷还好着呢！」

「这就是个比喻。」

唉，行吧。「那我也太惨了，一来就是个身份低位的舞姬，谁都欺负我，你多好啊，没人敢欺负你。」

他笑了起来：「你确实惨，要不这样吧，一会儿回宴会上我认你做干女儿，以后不就没人在欺负你了？」

「为什么不能是你认我当干妈呢？」

「我不罩你了。」

.....不罩就不罩，反正过两天我追的小说更完了无常就带我出去了。

身后传来了细细碎碎的脚步声，我和孟启同时望去，便看见了白天传话的那个小太监。

他迈着小碎步跑过来说，「殿下，该回了，前面都催了三四回，就差去茅坑捞您了！」

孟启拍了拍我说：「走吧，跟我回去。」

我摇摇头，「我不回去，那些人都不喜欢我。」话音未落，肚子就咕咕地叫唤了起来。

他笑着说：「走啦，大哥罩你。」

嘿嘿。

我蹦蹦跳跳地跟着孟启往回走，在路上的时候孟启说，你要是这么嚣张的话，大哥也是罩不住的。

好吧，这毕竟是个制度森严的世界，即使他是太子也没法胡来呢。

我问他：「你能带我离开王府吗？」

他摇摇头说：「没那么容易，我现在这个身份一点错都不能犯，要是突然带个舞姬回去，肯定又要被那些老头子教训个没完没了，你先待在这里吧，不要着急，咱们徐徐图之。」

好吧。

到大厅的时候，屋里的人看见孟启都立马站了起来，在看见我时，都有些疑惑。

孟启说：「坐坐，都坐下，我刚刚迷路了，多亏遇见了盛姑娘，盛姑娘还没用过饭呢，就跟我一起吃吧。」

他自顾自坐下，拍了拍旁边的空凳子说道：「盛姑娘，来，坐。」

我刚要去，孟诀便将我拉到了一旁，说道：「太子殿下，她只是一个舞姬，坐在这里于理不合。」

孟启笑了笑：「不过是吃个饭，随意一点。」

「殿下一定要让她坐这里的话，」孟诀看了看我，说：「就坐我旁边吧。」

孟启懵了，望着我的眼睛里写满了：他什么意思？

我摊摊手：我也不知道哇！

孟诀在孟启旁边坐下，把另一边的人推了出去，对我说：「你坐这里。」

被推下去的那人犹犹豫豫地说道：「殿下，我.....」

「滚。」

他，他就仗着自己是男主为所欲为！

孟启偷偷摇了摇头，表示他也没有办法。我只好强笑着在孟诀旁边坐下，颤抖着手接过他递过来的筷子。

还能咋办，埋头吃呗！

我狼吞虎咽起来，尽量不跟任何人有眼神交流，我干吗要回来啊，我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嘛！

大厅里逐渐热闹了起来，不断有人过来向孟启和孟诀敬酒，大都是讲些场面话。

眼角的余光里，一团紫色摇摇摆摆地过来了，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。

果然，这声音何其熟悉。「太子殿下，王爷，老身也来敬一杯酒。」

她斜睨了我一眼，说：「唉，眼瞧着二位殿下都长大成人了，心里也怪感慨的，昨儿收到周丫头的信，说是过两天就要回京，我这心里，一半高兴，一半愁，就怕她欢欢喜喜地回来，却发现惦记的这些人这些事都早已变了。」

又来了，这些人不断在我耳边提起女主周若宜，闹得我都想见见她了。

孟诀沉默了一下，说：「伯母且放宽心，我们和若宜是一同长大的，无论如何这份情谊都不会变。」

「有王爷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若宜是个最乖巧不过的孩子，我一直都拿她当亲女儿疼，生怕她叫人欺负了。」

看我干吗？明明一直都是你们欺负我！

「伯母放心吧，我和太子殿下不会让旁人欺负若宜的。」

「放心放心，我知道二位殿下绝不会让若宜受委屈的。」妇人饮了酒，心满意足地走了。

我吃饱饭，坐在原地消食，时辰已经有些晚了，孟启开了个头要回去，其他人也就陆陆续续准备走了。

我跟着孟诀把孟启送到门口，孟启走了两步，回过头说：「噢对了，八弟，你可要照顾好盛姑娘。」

孟诀脸色沉了沉，说：「不用殿下交代我也会照顾好她的。」

「行吧。」孟启笑着对我挥了挥手：「改天来看你。」

6

我目送他上了马车，孟诀突然看着我说：「你刚才怎么会遇见太子？」

我咬了咬唇，「他，他迷路了，刚好看见我了……」

「迷路？你可知道这里原是他的府邸？」

啊这，这我哪知道呢！我扯了个笑说：「说不定人家脑子不好使呢。你也不要多想。」

他摇了摇头：「不是，他是故意的。你应该知道周若宜是谁吧？」

那，不是你的官配吗？

孟诀说：「我们和若宜一同长大，太子自幼就喜欢她，你和她长得有几分相似，太子怕是拿你当若宜了。」

「等一下！王爷，我有点乱，自幼喜欢周若宜的不是你吗？」

他奇怪地看着我说：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和若宜之间并不是男女之情。」

打住！男主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拆自己的 cp 啊！

「你怎么了？」

「不是，我脑子有点转不过来.....」

他说：「哦，总之后太子若要见你你也不要，他只是玩玩，不会认真的。」

「好，我累了，我先走了。」不对，怎么回事，这个男主不喜欢女主？

我懵逼地转身离开，等在一旁的月牙迎了过来，瞧着我嘿嘿地笑。我问她：「你笑什么？」

月牙说：「姑娘，我觉得王爷好像挺关心你的，看你的眼神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真厉害，咱们再接再厉，勇创辉煌，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们了！」

我一巴掌拍在她脑门上：「你勇你上。」

回去洗漱以后，大概这一天确实太累，躺床上就没了意识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，我感觉有一阵凉风在我脸上扫来扫去，经久不息，还恍恍惚惚带着一股子大蒜味。

我被熏得迷迷瞪瞪地睁开眼，眼前便出现了一张惨白的大脸。

「啊！」

我猛地爬了起来，这才看见原来是无常正蹲在我床前。

我老泪纵横，揪住他的衣裳哭道：「你终于来了！你是来接我走的吗？」

他懵懵地被我揪了一会儿才说：「不是啊，哪有这么快啊，我才把你弄进来才一小会儿呢！」

「一小会儿？我这里都过去快两天了啊？」

他拍下我的手说：「大惊小怪，这里和外面的时间是不一样的，我现在还能去昨天找你呢。」

「对了，」无常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说：「差点忘了正事，我刚刚忘了给你看看剧本，特意回来给你看的。」

剧本！我忙接过来，虽然房间里很暗，但小本本上字却十分清楚。

「这算什么剧本啊？这就是个大纲。」我翻了翻，就只有主要情节。

无常说：「确实没有多详细，这本你留着吧，我那儿还多的是。你要注意，尽量不要跟里面的人物发生冲突。」

「嗯，嗯？不对呀？」我给无常看剧本的第一页：「这里明明说了男女主双向暗恋，可是刚才孟诀跟我说他不喜欢周若宜？」

「是吗？哦，习惯就好了。」

什么叫习惯就好了？

无常说：「这个孟诀可能是中途来的这里，没有继承上一个孟诀的感情，你看，剧本里还写了盛怡卿喜欢孟诀呢，你喜欢他吗？」

「还有这种事？」

「嗯，这些人的灵魂会换来换去的，就像现在这个孟诀，等轮到他转世了也会有别人替换他的。不过不管换成谁，男女主在这里都有绝对光环，你要是跟他们对着干会很惨的。千万不要在这里死了，不然会变成这个世界的孤魂野鬼，到时候我就找不到你了。」

.....

「我有点害怕，你能不能带我换个地方，去个法制社会？」

他说：「我，我手里只有这一个剧本.....」

我怎么感觉我上了贼船呢？「那能不能换个角色呢？你看那个孟启，一来就是太子。」

「你遇见他了呀？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，你不要跟他比，孟启又要打仗又要宫斗，而且我都没有给他看剧本哦。」

「那我能给他看看吗？」

「不能！他也算个重要角色，给他看了会出乱子的。而且反正他是活人。他在这里死了会回到原来的世界的。」

无常戴上小高帽说：「总之你就稍微等一等，我帮你催文，那个作者要是敢拖太久我就把他带走！」

「.....倒也不必。」

「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哦。」

「有！有的！」我说：「下次你再来就不要吹我了，臭臭的。」

「是吗？」他嗅了嗅，说：「我已经很久不吃人了呀？」

吃人？

他嘿嘿笑了笑：「逗你的，小说里说大蒜能驱鬼，我就弄了一颗尝了尝，别说，还挺上头的。走了！」

他转过身，咻地一下消失了。

好吧，看来我在这里还得坚持几天。

我又研究上了剧本，上面说明天周若宜提前回京，路过酒楼刚好会遇见刺客行刺太子，舍身挡箭，男女主误会加深。

好狗血哦。

嗯？不对，行刺？糟了，孟启要被行刺？无常说不能给他看剧本，那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他啊？

7

本是同校生，要生一起生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

我本来打算第二天清早就去找孟诀，小本本上没说酒楼具体地点，但是孟诀或许知道孟启的行程。

然而昨天睡太晚，我醒来的时候早已日上三竿，孟诀那会儿正在练剑。

「你找太子做什么？」他收了剑，奇怪地盯着我。

「我，我忘了拿一个重要的东西，我得去找他要。」

「什么重要的东西？」

「那个东西，啊，那个东西叫微信，就是，一种信，我得去找他要微信，一定得趁早要，去晚了他就不给我了！」

孟诀想了想说：「是什么重要的人留给你的信吗？」

「是啊是啊，没有这个我就不能跟家人联系了！」

「好吧。」他将剑入鞘扔了出去，一个侍卫立刻过来接住了。

「今日小九带太子去云起楼听戏，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了吧。」

「所，所以？」

「我带你去吧，顺便出去走一走，你来王府这么久还没出去过。」

太好了！我刚高兴了一下，忽地想起要去就孟启的话得带点武器啊！总不能赤手空拳地跟歹徒搏斗吧？

「王爷，把剑带上吧！」

孟诀疑惑地看着我。

「另外有没有什么轻一点的家伙也给我弄一把好吗？锄头啊平底锅都行的.....外面毕竟不太平.....」

「好吧。」他笑了笑说：「你不用担心，有我在不会有什么事的。」

我跟着孟诀上了马车，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路上堵得很厉害，寸步都挪不动，我心里着急，只好拉着孟诀直接走路。

快到云起楼时，远远地就看到一驾马车迎面驶来，我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。

果然，砰砰几声巨响，云起楼的门窗突然破开，几个人被扔了出来。孟诀忙将我护在身后。

混乱间，孟启跟人缠斗着出来了，那架马车上跳下来一个青衣女子，捡起地上的一柄剑就冲进了人群。

「你在这里别动！」孟诀将我推到一堆杂物后面，抽出剑也冲了过去。

「喂！」我探出脑袋想叫孟启，忽然听见嗖的一声，我面前麻袋上就插了一支箭。

我的妈，箭来了！我侧着身子往外看，刚好就看见那青衣女子挡在孟启身前，一支箭同时刺伤了他们两人。

唉！我看了看旁边的包子铺，老板正躲在灶后发呆。

「锅盖借我一用！」

我顶着锅盖在地上蠕动，挪到孟启身边时，他愣了一下，赶紧钻进来和我一起躲进了杂物堆。

外面箭雨连天，孟诀和那女子还在与刺客搏斗，阻止他们过来。

孟启笑着问我：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碰巧路过嘛。」我也不敢说我看了剧本。

他摇摇头说：「本来还说我罩你，结果是你罩着我。」

「不不不，是锅盖罩着我俩，一会儿你得赔老板一个锅盖。」

他吃吃地笑了起来，捂着流血的胳膊说：「糟了，你说这个世界上有破伤风吗？刚才那支箭好像生锈了。」

「你还看到人家箭生锈了？」

他摇摇头：「唉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居然打不赢这些人，要是
有枪多好。」

「这毕竟是冷兵器时代嘛，就算你是教官也很吃亏的。」

他点了点头，突然看着我问道：「诶，你会不会造枪啊？」

「我怎么会造枪呢？」

「不会吧？你不是学的机械嘛，那你会什么呢？」

我？我傻了。「你这么问，我一下还有点说不上来.....」

「蒸汽机会造吧？造两台蒸汽机，这个世界就开始工业革命了。」

我气极反笑：「别啊，工业革命多落后啊，你学计算机的要不先造两台电脑咱直接信息革命多好呢！」

他也笑了起来：「是啊，我们强强联手，提早实现现代化。」

「那不够，咱还要登月，还要上火星。」

「对对对。」

「对个鬼啊！现在是谈这个的时候吗？你兄弟还在外面拼命呢！」

他说：「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，只是想缓和一下气氛。」

真是想一锅盖砸他脸上。

「喂，你看。」我探出脑袋，给他指周若宜：「那个就是女主，你跟她有好长一段爱恨纠葛呢。」

「哇，打架比我还厉害。」

有一说一，确实，女主也是自带 buff 的。

周若宜手臂流着血，丝毫没有受到影响，挥起剑来十分凌厉。

我和孟启缩在一起感慨这个人设实在太带感了。

很快，官兵赶了过来，刺客全都被制服了，孟诀和周若宜都向我们走了过来。

孟诀把孟启扶了起来，周若宜问道：「殿下，你伤得重吗？」

「不重，今日多亏你们了，噢，你是不是也受伤了？」

孟诀说道：「她没事。」

啊？不是，孟诀，人家还流着血呢？

我对他挑了挑眉，示意他关心一下一旁神色黯然的周若宜。

他看了我一下，说：「噢，怡卿，你不是要问殿下要微信吗？」

什，什么？

孟启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我，问：「什么微信？」

「嗯？」孟诀的目光落到了我身上，他，他怎么还记着这事。

我硬着头皮，颤抖着伸出手说：「殿，殿下，麻烦把微信给我一下.....」

8

孟启张了张嘴，用眼睛对我说：你坑我呢？

我抖了抖手：你快点的！

「是这样。」他干咳一声，说：「你的微信被鸡啄走了，我今天也没把鸡带出来，要不你跟我去东宫拿？」

孟诀问：「殿下，东宫还养鸡吗？」

「你别管！我家有鸡！」

「好吧。我先送你回去，对了，小九呢？」

一直沉默的周若宜说：「九爷刚才带人追逃跑的刺客了，现在不知道在哪。」

孟诀点了点头道：「那就先不管他，我们回去。」

我们一行人护着孟启回了东宫，路上周若宜一直试着跟他说话，可是孟诀一直没回应。

我本来害怕她见了我会尴尬，没想到她完全没注意我，大概只是别人觉得我像她但她自己却并不觉得吧。

伤口处理完以后，九王爷才回来。「刺客都押回来了，只是嘴巴紧得很，一个字也撬不出来。」

「不要紧，留着性命，总有办法让他们开口的。」

「嗯。」九王爷看了看周若宜，问道：「这位是？」

嗯？我怎么记得是他把我送到孟诀身边的，他怎么会不认识周若宜？

孟诀问他：「小九，若宜你都认不出来？」

周若宜笑道：「我离京已久，变化有些大，你们记不得也是正常的。」

她说「你们」，也是包括孟诀的，只是她还不知道这个孟诀不是以前喜欢她的那个孟诀了。

「我怎么会不记得呢！」九王爷忙说：「只是许久不见，若宜又变好看了许多，我都不敢认了。」

「九爷不必宽慰我。」

孟启打圆场道：「他不是宽慰你！好久不见，你长高了许多，也没了往年的稚气，如果不是你来救我，我也不敢认，是不是啊八弟？」

突然被 cue 的孟诀十分不自在地说了声：「嗯。」

周若宜眼神黯淡了许多，强笑道：「既然殿下没事，若宜就先回家了，这会子姑母正在等着，回晚了她要着急的。」

「好，那，八弟你送若宜回去吧？你们二人也正好说说话。」

孟诀扫了周若宜一眼，说：「还是改日再叙吧，我先去看看那些刺客，不如小九你...？」

九王爷愣了一下，忙笑道：「啊，我正好有空，走走走若宜妹妹，我送你回家！」

「不用了。」周若宜淡淡笑了一下，潇洒地转身走了。

孟诀说：「我去看看刺客，怡卿，你先等等我，哦，记得问太子殿下要微信，以后你不一定能再见殿下了。」

「那就交给八弟了。」孟启朝孟诀的背影挥了挥手，待看不见他之后，忽地揪住我说：「神他喵的微信！刚刚我要是没反应过来怎么办？」

「哈哈，我，我相信你肯定能懂我的，你看，你不是反应过来了嘛！」

我有点理亏，给他陪着笑，问他：「别生气嘛，你的伤没事吧？流了那么多血呢！」

他冷哼一声，说：「这点小伤算什么，我出车祸那会儿都成血人了，躺在医院插着管的痛苦比这厉害百倍。」

噢，他说过，因为太痛苦了无常才会把他带来这里休息。

「你今天怎么会来找我啊？」

「啊，这个。」挠头。「想见你呗，还能咋的，一夜不见如隔三秋，哈哈，你说什么人会来行刺你呀？」

他疑惑地看了我一会儿，说：「怎么老觉得你有事瞒着我呢？」

「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！」啊，如芒刺背，如坐针毡，孟诀到底还回不回来了。

「没有？」他笑了笑：「难道是真的想我？不会吧同学，我可还没死呢，你想跟我生死恋吗？」

我一脚踹了过去：「我现在就去外面拔了你的管子让你变成死鬼！」

「你要是能出去还在这跟我打嘴炮。」

我捞起枕头刚想砸他，身后便传来了孟诀的声音：「怡卿，不要胡闹。」

他走近来，脸色沉重地说：「那些刺客都死了，他们出发前就已经服毒，没打算活着回去。」

「嗯，这种事我倒也习以为常了，再去云起楼排查一番吧，总会有些蛛丝马迹的。」孟启还挺有太子的样子的。

「好。」孟诀象征性地拜了一下，对我说：「我们回去吧。」

我跟着孟诀上了回王府的马车，在路上时，他突然问我「你跟太子相处得似乎很融洽？」

啊，这，我看了看他，眼神晦暗不明不知道是喜是怒。「也没有.....啊毕竟太子是王爷的兄长，我看到他就像看到王爷你一样高兴呢。」

「是吗？」他凝视着我，迟迟不说话，我开始没话找话，「你说什么人会行刺太子呢？真奇怪啊。」

孟诀沉吟一会儿，说道：「有一队从西边来的使团，声称向往大齐已久，要入京朝见，后天我们准备在宫中设宴接待，今天就有人行刺太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。」

「啊？你，刚才在东宫怎么不说？」

「刚才没想起来，你很关心太子？」

嗯.....为什么我感受到了醋意？我忙道：「没有！因为他是王爷的兄长，我才会关心呢。」

「哦」，他看了我一眼，闷闷不乐地掀开车帘不理我了。

回到王府以后，他简单交代了我两句，不高兴地走了。

唉，伴男主如伴虎。

「姑娘！你回来了！可吓死我了！」月牙总是像一块牛皮糖一样见到我就扒上来。

「你可轻点，我不是没事吗？」

「可是月牙好害怕。」她嘟了嘟嘴：「那个柳婉言屁股还疼着呢，就跑来找碴，这会儿正在咱们院子里等着你呢。」

啊，她不提我都忘了这号人了，该不会知道周若宜回来了特意来嘲讽我吧，真是闲得慌啊。

「走，看看她想干什么。」

我拉上月牙往回赶，脑袋里开始加载祖安妙语。

9

「回来了？」我回去的时候，柳婉言正倚在门边等着我，虽然屁股还痛着，但仍努力保持优雅。

「你找我什么事？」

她看了一眼月牙，说：「我有话跟你说，不想叫旁人听见。」

月牙暴怒：「我干吗要走啊！你是不是又想挤对我们姑娘！」

我拦住她：「月牙，你待在这里。」

我进了房间，柳婉言一瘸一拐地跟进来，顺手关了门。

「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？」

她神色不自然地说：「我听说昨天下午，你在诗会上举荐我？」

啥意思？

「我原以为你会报复我的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心的时候。」

我那可不叫举荐啊，她不会，以为我在以德报怨吧？

「哼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你可别指望我感激你。」

啊，万万没想到她真是这么想的！

她看着我眉头一敛：「你怎么不说话？」

「啊我，我没什么好说的.....我以为你今天是来找碴的呢。」

她白了我一眼说：「我也并没有那么不明事理，你举荐我在先，今日又听说你冒死救太子，想来也不算太坏。何况之前要不是因为你是九王爷送来的人，我也不会这么针对你。」

九王爷，她上次就诬陷我是九王爷送进王府的间谍来着，可是九王爷跟孟诀关系很好，而且我也看剧本了，九王爷就是个铁憨憨呀？

「你上次为什么要说我是九王爷送来的间谍呢？他和咱们王爷关系这么好，不会想害王爷吧？」

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」她说：「我曾无意看见他盯着王爷，眼神深不可测，与他平日里装出来的模样完全不同，可王爷不信我。」

她看了看我，又说道：「喂，我可盯着你呢，要是你真的图谋不轨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」

「好.....」她说得有板有眼的，我都有些怀疑了。

「我走了。」她扶着屁股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

月牙气呼呼地跑进来：「姑娘，她没欺负你吧？」

我摇摇头。我该不会真的是什么间谍吧？毕竟我没有原主的记忆，以前发生过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可是那个九王爷看起来真的不像有问题，剧本里他就完全是个助攻的角色。

啊，算了，管他呢，反正孟诀是男主，谁也害不了他。

夜里我刚睡下，月牙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拉我：「姑娘！快起床啦！王爷要见你！」

我不理会她，用被子把自己埋了起来。

「起来啦！王爷都到门口啦！」

「哎呀，我才刚睡着呢，你让他走让他走！」

月牙拉的手忽然松掉了，孟诀轻轻推了推我：「别睡了，我有事跟你说。」

我伸出一只脚把他蹬远。

他轻笑了一声，坐在床沿说：「好吧，我就坐在这里说，怡卿，你明天可能要去宫里跳舞。」

我猛地坐了起来：「什么东西？」

他说：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使团吗？他们突然提前到了，接待他们的宴会提前到了明天。这些人不单是为了朝见，也是想跟我们较量，你是大齐最优秀的舞者，明天也要进宫备战。」

「我，我不想去……」

「有关大齐的颜面，皇上非常重视，你若能赢，便是大齐的功臣，到时候我就可以改变你舞姬的身份，再也不会有人说你身份低微。」

我倒不在乎这个...就是我跳舞跟小学生跳健美操似的，能拿得出手吗？

「我就是不想去嘛，而且你真的觉得我跳得好吗？」

他点点头：「我觉得你是最好的。」

「可是，输了怎么办呀？」

「输了就是我的事，没有人会责备你，你只要认真准备就好。」

「那，行吧。」

我这能跳什么呀？上次被孟启看出来顺拐已经很丢人了。

啊，好难，我也不能真跳广播体操，只能再把军体拳练练尽量不要顺拐了，要是孟启这个魂淡敢笑话我我就算不投胎也要去拔他管子。

第二天一早我就爬起来练习，自从学校取消早间操以后我还没起过这么早呢。孟诀不知道什么时候为我定制了一套新衣服，穿上跳舞比之前方便多了。

去宫里的路上，我们遇见了九王爷，他老远就招着手喊：「八哥！同去，同去！」

宴会还未开始，我们先去给皇后请安，到的时候那里已经坐了一大屋子人，连周若宜也来了，我这才知道原来那天的紫衣妇人是她的姑母韩夫人。

我偷偷问孟诀：「为什么周若宜也来了？」

他说：「若宜精通琴棋书画，会用剑，又擅骑射，自然也要叫上她的。」

啊，全能女主，这也太强了吧！

坐了许多，唯独不见孟启，到宴会快开始时才有人来说孟启忽感身体不适，让我们先去顶着，他一会儿再来。

他也不是娇气的人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会赶不过来。

我们先去了接待使团的盛元宫，坐了一会儿，皇上也到了，然而使团却迟迟不到，这气氛确实不对，他们根本不像是来朝见的。

等候了好一会儿，殿上开始有低声抱怨时，几个高鼻子黄头发的外国人才慢悠悠地走进来。

为首的那人散漫地向皇帝拜了拜，说：「daqi just so so.」

英，英语？

皇上有点蒙，问：「你说的什么？」

那人用英语说道，如果连我的话都听不懂，我怎么能认为你们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大国呢。

在场都没人听懂，疑惑地看着那人。那人旁边的大胡子用蹩脚的汉语说：「尊敬的皇帝，我听说大齐非常厉害，但你们竟不能听懂我们的语言，这是不是太可笑了？」

皇帝有些尴尬，看了看我们，问道：「诸位爱卿，有谁能一试？」

我环顾了一下，没有人动，唉，那我来吧。我刚想举手，九王爷却咻地站了起来。

「父皇，儿臣刚好学过些西洋话，让儿臣来吧。」

哦？

他大步流星走上前去，那使臣冷冷一瞥，说道：「how do you do?」

九王爷轻笑：「I am fine, thank you, and you?」

使臣面露惊异之色，叹道：「oh, you can really speak English! 」

「呵，so easy.」

这对话，为何如此熟悉啊，这也是剧本安排好的吗？

周围的人都惊异与九王爷竟能与外国人从容交流，均暗暗竖起了大拇指。

使臣十分恭敬地对九王爷拜了拜，然后跪伏在地，用蹩脚的汉语对皇帝说：「大齐真的是太厉害了，这位先生让我认识到了我的无知，请原谅我。」

你们只是，问候了一句而已啊？

皇帝满意地看了看九王爷，其他人也纷纷面露崇拜之色。

这，这不对劲，他只是简单问候了一下那人怎么就臣服了！你们在侮辱我学了这么多年的英语！

10

九王爷在一片赞许中回了座，我偷偷拉了拉孟诀：「九爷什么时候学的西洋话呀？」

他摇摇头，低声说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以前从未听他提起过。」

难道说，他也是个穿书的？

那使臣说自己叫路易，向皇帝献上了西洋宝物后，皇帝十分满意，传唤了歌舞来开始饮酒作乐。到中途时，孟启才进来，他面色有点苍白，像是病了一场。

路易一看见孟启，忽然就举着酒杯站起来说：「早听说你们大齐的太子武艺十分厉害，我今天也带来了我们最好的勇士，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与太子比一比？」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一个大汉已经走到殿中，他们是有备而来。

孟启昨天才受了伤，现在身体也很不舒服，怎么能跟他们比呢？我也开始怀疑昨天的刺杀与他们有关了。

「太子殿下身份尊贵，哪是什么人都能与他比的。」说话的却是孟诀。「我曾向太子学过两招，不如让我和你们比一比。」

大汉看着孟诀，不屑地笑了笑。

你完了，你敢瞧不起他。果然，孟诀倏地刺到大汉身边给了他一掌，动作之快让我们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。

那大汉被打得猛退了两步，怒道：「偷袭人算什么本事！」说着就要挥拳向孟诀砸去。

皇帝赶紧制止：「殿上比武一定要点到即止，不要伤了和气！」

孟诀向皇帝拱手道：「是，儿臣一定点到即止。」

那大汉愤怒地挥拳，孟诀轻轻一躲便叫他扑了个空，虽然他不如下人家强壮，但出手速度极快，力道也大得惊人，那大汉竟然连连后退，被他逼出了盛元殿。

他站在门口对外面说道：「还打吗？」

许久，大汉才从外面爬了上来。

路易懵了一会儿，忙笑道：「大齐果然厉害，我们甘拜下风。」

他尬笑着叫人把大汉拖走，然后提出比点别的，比如才艺什么的。他叫上来了几个女子，问我们是否决定派哪些人。

周若宜站了起来，她要单挑全部。

我趁着乱偷偷爬到孟启身边，拉拉他的衣裳问他怎么了。

他皱着眉头说：「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呼吸困难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」

「该不会是昨天的箭上有毒吧？」

他摇摇头：「应该不是，我刚刚特别吸不上气的时候，有一瞬间回到了医院，很多医生正围着我，可能是出事了。」

原来外面出事也会影响到他啊，「没事没事，现在不是好多了嘛，肯定问题不大！」

「嗯。」

「跟你说件事噢，你那个九弟好像不太对，你知道他学英语了吗？刚才他跟外国人对答如流，我怀疑他也是穿书的。」

孟启疑惑地看着我：「真的？我跟他相处很久了，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」

「是真的，孟诀跟他关系那么好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的英语。」

他看了看九王爷，说：「走，我们去试探一下。」

他拉着我摸到九王爷身边，拍了拍他：「小九，问你个事。」

九王爷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：「什么事啊二哥？」

「are you ok？」

他还真是个小天才。

但九王爷并没有反应，只疑惑道：「什么？」

「唔，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个什么东西？」

「二哥，夏天还没过去呢？」

「噢，没事了。」

孟启将我拉远了，低声说：「没反应，他不是，或许只是偷偷学过几句。」

「可我觉得他怪怪的，总之你提防着他一点吧。」

我和孟启正蹲在角落里说着话，忽然就有宦臣滴溜溜地跑了过来：「哎哟，盛姑娘，您怎么在这呀，那些大鼻子要跟您斗舞呢，您可快点的吧！」

「斗舞？」孟启笑了笑：「又跳那个？」

「去去去！」

我爬起来跟着那宦臣过去，一个身材曼妙的金发女子已经在等候了。

一旁的翻译说：「你好，我们露丝小姐听说你会跳很多舞，希望和你比一比，当音乐响起，比赛就开始，直到一个人认输为止。」

规则都定好了，这叫希望和我比一比吗？

「可以，开始吧。」不就是看谁存货多嘛，我可不会输的。

翻译拍了拍手，准备已久的乐师开始奏乐，露丝伸展双臂翩翩起舞。

来吧，第一套全国中小学生广播体操《校园秧歌》现在开始！只要加强连贯性，去掉冗余动作，我能把九套广播体操翻来覆去跟她跳一天。

露丝跳着跳着面露疑惑，稍微停了一下，对翻译说道，她的舞蹈好奇怪啊。翻译摇摇头，让她继续。

她只好继续跳，但很快就被我的节奏打乱，在我跳到《舞动青春》时，她就停了下来。

「oh , you can really dance , you win.」

害，我还没发挥呢，是认真想跟我比吗？

露丝退了出去，我也回到孟诀旁边坐下，他低声问我：「刚才跟太子咕咕唧唧说什么呢？」

「嗯.....我俩，讨论战术呢！」

他显然不相信，扫了孟启一眼，闷闷地喝上了酒。

周若宜那边也结束了，输赢各半，皇帝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可我总是觉得使团看起来怪怪的，我们似乎赢得太轻松了。

宴会结束后，皇帝还特意为他们选了一处大宅子，许他们在京中停留半月，感受大齐的风土人情。

虽然很不放心孟启，但毕竟是在宫中，再想跟他说话还是有点难，我只能先跟着孟诀回王府。

半夜时，无常又来了。幸好我已经习惯了他叫醒我的方式，再也没有一睁眼就吓个半死。

他蹲在床前问我：「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」

「一起说。」

「.....噢，好吧，好消息是咱的小说更新了，坏消息是还没更完。」

我，我，为什么！

「所以你是先出去看一点呢？还是想攒着看呢？」

「攒着吧.....看不完可太难受了。」

无常说：「好吧，不过最近外面出了点乱子，我可能没法亲自来带你出去，你想看的时候自己出去看，我给你的剧本还在吗？」

「在的。」

「好，其实有个咒语，只要你心中想着自己要去的地方默念咒语，就可以通过这个剧本穿回去，但一定要快，在那边看完赶紧回来，别被其他鬼发现了。」

还，还有这种操作？我问他：「什么咒语啊？」

「有点长，你一定要记清楚了。」

他说：「咒语是，人在美国，刚下飞机，利益相关，匿了匿了。」

11

「无常，你也是知乎大佬吗？」

「我只是个混子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走了。」

好吧，总觉得好羞耻。

因为始终放心不下孟启，第二天我又去找孟诀让他带我去东宫。他满脸的不情愿，我只能哄着他，没办法，谁让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就是得迁就男女主呢。

好在他自己也挺担心孟启，就答应带我去了。

我们到的时候，孟启正像个老大爷似的瘫在摇椅上，他说他早上又难受过一会儿，现在已经好了。

孟诀问他：「御医怎么说？」

他摇摇头说，御医什么也没看出来。

那就应该是在现实世界中出了什么事了，我想了想，刚好剧本也带在身边，不如出去帮他看看好了。

「王爷，你跟太子殿下先聊聊，我裙角脏了，找个地方擦一下哦。」

孟启说：「脏了就脏了，怎么还专门去擦一擦呢？」

「这就叫精致！」

我去了孟启的小房间关上门，确定不会有人闯进来之后，闭上眼睛攥着剧本念道：人在美国，刚下飞机，利益相关，匿了匿了。

忽地一阵风迎面推来，我差点站不稳。耳边传来了一些低低的呜咽，睁开眼时，便看见眼前站着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医生。

女人正贴在窗口伤心地看着躺在里面的人。

「孟妈妈，不要太伤心了，他刚刚脱离生命危险需要静养，你也守了一整晚了，回去休息吧。」

女人哽咽着问：「小启他，能撑过来吗？」

医生垂下眸子，很快又笑着鼓励她说：「小启非常坚强，一定能撑过来的。」

女人笑了笑，泪水却淌了一脸。不远处的拐角走过来一个男人，他抱了抱女人说：「回去吧，让小启好好休息。」

我看了看病房里面的孟启，他浑身缠满了绷带，气若游丝，看来当他处在生死边缘的时候，灵魂也会短暂地回来。

男人已经扶着孟妈妈离开了，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去世以后，我妈是怎么撑过来的呢？我一直不敢面对这件事，一直尽力不去想我的家人，可是看到孟启妈妈，我没有办法不想念。

我闭上眼，送我去妈妈身边吧。

熟悉的风再次吹起，我落在了我家客厅。我妈正窝在沙发里，盯着眼前的电视出神。

「妈？」我唤了一声，她并没有反应，她听不见我。我试着去触碰她，手却空空的什么也摸不到。

阴阳两隔就是这样了吧，明明就在眼前，却无法拥抱。

算了吧，我没法继续看着她，我已经死了，我们都应该放下。

我往后退了一步，身后的桌子被我撞得一震，摆在边缘的玻璃杯啪地碎在了地上。我，我能碰到这些东西？

我妈被惊到，讶异地看着碎掉的杯子。

我伸手将窗台的花盆轻轻一推，花盆也碎在了地上。

她猛地站了起来。「谁呀？」

我可以跟她交流的！我跑进卧室，我的手机还放在床头，还有一丝丝电。

我颤抖着打开通讯录，想要给她发短信，手机却拒绝了我的操作。我无法向这个世界发出声音，无法留下讯息。

我只能试着拨电话给她，竟然通了，客厅一阵铃声响起，好一会儿，我妈拿着仍在响铃的手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我的卧室。

「谁在里面？」

电话断了，我再次拨给她，她愣了一会，忽然就泪流满面。

「边边？」

我的手机里传出了她微颤的声音，她慢慢地走过来，拿起我的手机，又叫了一声「边边？」

我无法回应她，只能挂掉电话，再次拨给她，不停挂断，不停拨打。

「边边，是你吗？」她抱着我的手机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轻声道：「边边，妈妈知道你回来了，谢谢你回来看我」

「边边，妈妈好想你。」她说，掩面蹲了下来。

妈，我也好想你，你要好好活下去啊，开开心心地活下去。

我妈抽泣起来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大哭道：「边边，你回来就回来，为什么打碎杯子和花盆呢？你让妈妈怎么收拾啊，你总是这么不省心.....」

唉，我笑着抹了抹泪，都什么时候了还记得数落我，妈妈真是一点都没变。

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吧，我走啦。

我默念咒语，回到了孟启的房间，出去之后，孟启看着我说：

「你不会偷偷哭过吧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这样让我，有点兴奋啊？」

我白了他一眼，对孟诀说：「看来他好得很，咱们走吧。」

「哼。」孟启挥手道：「欢迎下次再来啊。」

回王府的路上，孟诀忽然问我：「怡卿，你喜欢太子是吗？」

我愣住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「你怎么，问这个？我没有吧，我关心他是因为他是一国储君啊，他是咱们大齐的未来……」

他摇摇头：「不是的，你们很合得来，你在他身边的时候很开心，跟在王府时装出来的开心是不一样的。」

啊，我，我慌了，他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这么觉得，我干吗这么关心孟启啊，明明他在这里可以随便浪，我还在夹缝里求生存呢。

一定是出于母性，这是母爱，是母爱。

孟诀再也没和我说过话，后面的几天里，我也不敢再提去看孟启。

听说孟启被拉到城外的校场练兵了，训练总归是有些危险的，他旧伤未愈，不知道会不会添新伤。

噫，我怎么又在担心他。

我闲得无聊的时候就和月牙一起去逛京城，偶然遇到过一两个西洋使团的人，听百姓偷偷议论说，这些人没规没矩的，很是傲慢。

我看他们的神情也这样觉得，这样子完全就像是巡查自己的地盘啊。

有一天我和月牙刚回去，孟诀就找了过来，他递给我一个黄黄的卷轴说：「太子向皇上讨了个赏赐，从今日起，你再也不是什么舞姬，而是大齐的盛平县主。」

我都愣住了，问他：「什么？我这这就封了县主？这赏赐是不是太好要了？」

孟诀说：「你在云起楼救太子有功在前，后又赢了西洋使团，这点赏赐还是能给的。」

「啊，是嘛，把我整懵了，我是哪个县的县主啊？」

孟诀摇了摇头：「这只是个封号，要说有什么用，那就是你以后去东宫再也不需要我带了。」

啊？

他递给我一个腰牌：「怡卿，或许我想错了，太子并不是闹着玩，他去校场前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帮你求封号，如今你已经可以自由出入东宫了。」

「是吗？」我接过腰牌，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孟诀轻笑了笑，说：「他回宫了，你现在去，刚好能见到他。」

「那我，走了？」

他点了点头说：「嗯，早点回来，太晚了不安全。」

孟诀真是太好了。

我转身往宫里去，月牙在旁边问我：「姑娘，咱们就这样丢下王爷不管了吗？」

我回头看了看，孟诀早就没影了。「这怎么能叫丢下呢。」

有了腰牌之后果然畅通无阻，宫人通传说孟启在花园里跑步，我留月牙在前面等着，自己一个人去了花园。

孟启正在小径上跑圈圈，看到我的时候憨憨地跑了过来，他问：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我掏出腰牌：「得了个新鲜玩意儿，赶紧来试试。」

「哦，这个东西啊，我还以为孟诀不会这么容易就给你呢，我让他转交的时候他满脸的不高兴。」

「你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人家孟诀才没这么小心眼。」

「是嘛，孟诀这么好你来看我干什么，你回去跟他玩好了。」

「我不回去，我乐意在哪待着就在哪待着。」

「天天粘着我，你不会是喜欢我吧？」

「你管呢，我乐意喜欢谁就喜欢谁。」

他笑了起来，笑了好一会儿，眼神慢慢地就暗了下来。「何边边，我在这里待不了多久的，等我好了，我就回去了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你怎么会把自己给笑死呢？你要是没死，回去以后我还能找你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手机里还有你的视频，够我笑一辈子了。」

「孟启，你做个人吧。」

12

我回王府以后，孟诀开始张罗帮我找个自己的地方住，在搬出去之前，我仍然住原来那个院子，只是里面其他人都走了。

院子一下空了我还有些不习惯，孟诀说：「要是觉得空，那不如让柳琴师来跟你一起住吧？」

我忙拒绝他：「不不不，我现在觉得一个人也不错。」

我的生活简单而枯燥，要不就是找孟启玩，要不就是去看我那还在装修的新房子。无常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很久都没过来了。

我回去看过一次我追的小说，作者更得越来越慢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结，但是，我好像已经没有那么急着想它完结了，能在这里多停留些时间也挺好的。

在西洋使团离京那天，平静忽然被打破了。

那时候我在东宫和孟启打牌，外面忽然传来急报，京城发生了叛乱，西洋使团的人以及许多雇佣军突然攻击城防试图控制京城。

孟启他们反应及时，很快就镇压了。

因为外面太混乱，我就暂时住在东宫没有回去。

孟诀审问了那些洋人，用过各种手段，但那些人一个字也不肯说。

「会不会跟九王爷有关系？」我怀疑他很久了。

孟诀沉思了一会儿，虽然不大愿意怀疑九王爷会通敌叛国，但还是派人去传了他。

然而九王爷还没到，又一份急报传来，多处军事要地被攻占，半个大齐都瘫痪了。同时，海上登陆了大量洋人军队和流寇，正在往中原来。

这消息经历了一些时间才能传进来，恐怕京城叛乱的时候洋人就已经登陆了，他们是打算里应外合，一口吞掉大齐。

孟诀问道：「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攻下半个大齐？」

「有可能。」孟启说：「如果他们有大齐最新的布防图，准备足够充分就能够做到。」

「这么说，有人早就开始屯兵准备攻占大齐，可布防图这么机密的文件，不是一直保存在东宫吗？怎么可能泄露呢？」

孟启摇摇头说：「现在还不清楚，我们去看看。」

我们去到孟启的书房，他打开暗门，取出了一个小盒子，里面装着一卷图纸。

「还在？」

「不对。」孟启说：「这图被动过，我一般不会把它卷得这么紧。」

那就是有人看过布防图后又放回原处了。

「最近并没有外人进过东宫，什么样的高手能在宫马来去自如呢？」

我心里一紧，没有外人进过东宫吗？有的，我进过东宫啊。

我说：「不是的，有外人进来过，就是我啊。」

孟诀说：「怡卿，我们怎么会怀疑你呢？」

「不是啊。」不是的，我不是一个人来的。「我还带了一个人进来。」

是月牙啊。

我跑出去问候在外面的宫人：「月牙去哪了？」

她被我吓了一跳，忙道：「月牙，月牙，唉，县主，月牙不见了，今儿早上就没看见她了！」

她刚说完，叫去传九王爷的内仕急匆匆地跑回来报：「殿下，九王爷不见了！」

我明白了，我只是个幌子，月牙才是九王爷的间谍！

「宫里现在还没有动静，八弟，你去保护父皇，我去联合大将军平叛。边边，你待在这里哪都别去。」

孟诀看了我一眼，「边边？」

「嗯，我叫何边边。」

他点了点头，快步走了。孟启叫来十几个侍卫守在门外，交代他们寸步不离，谁也不许放进来。

我在屋里焦急地等候着，如果这场叛乱真的是九王爷策划的，以他对大齐的了解，恐怕很快就能打到城下。即使孟启和孟诀能够平叛，也会造成巨大的混乱，这已经不在剧本的安排之内了。

我刚想拿出剧本看一眼，门外却传来了人倒地的声音。

「他们居然把你留在这儿？」

九王爷轻笑了一声，挥了挥手，身后穿着斗篷的月牙迅速移过来将我绑住，她的力气之大，让我毫无招架之力。

「月牙，你为什么？」

她没有说话，安静地站到九王爷身后。

「九王爷，你是大齐的王爷，为什么要通敌叛国呢？你屠杀的都是你的子民啊！」

他笑了起来，蹲在我面前说：「我可没有通敌叛国，噢，我不是从来没有做过自我介绍？你听好了，我叫，利比斯。」

利比斯，九王爷的灵魂也被换过了！

「我本来是落月国的王子，在那里轮回了一百年，一天早上醒来，突然就到了这个地方，没想到这里如此富庶，比落月国那蛮荒之地好了千百倍，你说，我带我的子民寻找更好的生活，这叫通敌叛国吗？」

他，知道自己轮回了一百年？

「我本来只想把你安排到孟诀身边，好让月牙有机会杀了孟诀，没想到你这么争气，进了东宫，真是意外收获。如今我已攻占齐国大半国土，我的军队明天就能杀进京城了。」

「利比斯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假的，你可能并不是什么落月国的王子，你只是被安排成那样，大齐也只是一个被写成这个样子的地方，不要发动战争，这都是假的！」

「哼。」他嗤笑道：「真的假的，我都不在乎，我只知道如果我不这么做，我的子民还会在数百年的贫寒里挣扎。」

「没用的，你赢不了！」

「是吗？因为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？」

什么？

他将手伸进我的怀里，掏出了剧本。「你，你做什么？」

他翻到最后一页，笑道：「孟启会登基啊，难怪，他是有点手段，打乱了我攻占京城的计划，不过没关系，杀了他，就没有阻碍了。」

他站了起来，我忙道：「你要做什么？」

他说：「你急什么？我当然不会直接去找他了，应该先去那个世界杀掉他，然后才能真正让他死，对吗？」

他都知道，我和无常说过的那些话，月牙都听见了。

「不要！」

门外传来了锵锵的脚步声，应该是有人发现这里的异常了。

李比斯将剧本放在胸口，一阵风吹过，他和月牙一起消失了。

「边边，你没事吧？」

「孟启，你怎么回来了！」

他一边割断绳子一边说：「宫中值守都说并没有看到小九和月牙出宫，我觉得他们应该还在宫里就赶紧回来了。」

「孟启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无常给过我这个世界的剧本，可以通过剧本去外面的世界，现在它被利比斯抢走了，他要去杀你！」

「你别哭啊，什么剧本？利比斯是谁？」

「利比斯就是九王爷，他的灵魂也是被换过的，他是落月国的王子，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.....孟启？」

我还没说完，孟启顿了一下，忽然卡住自己的脖子，痛苦地倒在了地上。

「孟启？孟启！」

他蜷缩着，渐渐就没了反应。

「快去叫太医！你们快去叫太医！」

我抱着他痛哭失声，如果我早点发现月牙不对劲，如果我不拿剧本，孟启不会出事的，都是我不好。

很快太医就来了，孟诀也赶了过来。

「太子怎么了？」他问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，我只能看着太医，希望他能帮帮孟启。

太医观察了好一会儿，沉声道：「殿下脉象有些紊乱，但应该没有性命之虞，先将殿下抬到床上休息，微臣去开一剂定心脉的药。」

孟诀将孟启扶到了床上，转身问我：「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」

我看着昏迷不醒的孟启，将真相说了出来。

「孟诀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已经死了.....」

他在我旁边坐下，静静地听着，虽然一开始非常不解，但慢慢就明白了我说的话。

「难怪，原来小九早就不是小九了。」

「对。」

孟诀揉了揉脑门说：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不会让他得逞的。」

唉，利比斯是个变数，要怎么打败呢？孟诀总是这么有信心。

不对，他应该有信心啊！他是男主，不管出现什么变数，只要我们还在这个世界，男女主都有绝对光环的！

我兴奋起来，揪住他说：「我们可以打败他的，你可以打败他！孟诀，你在这里就是半个神啊！」

「半个神？」

「对，另外半个是周若宜！」

「真的吗？」

「真的真的！我们去找她，如果她愿意和我们联合起来，一定可以打败利比斯的！」

他看了一眼孟启，说：「我去找她，你就在这里照顾太子。」

孟诀出去找周若宜，而我则留在宫中照顾孟启，他仍然在昏迷，我既怕他醒不来，又怕他醒来之后再也不是孟启了。

将入夜时，孟诀和周若宜一起回来了。

「谢谢你能来。」我说。

周若宜笑了笑：「这是身为大齐子民的分内之事，接下来要怎么办？」

「募兵，利比斯的军队就快要打到京城了，你们要带兵守城。」

「可，我从来没带过兵啊？」

「周姑娘，在这里只要你愿意去做，就一定能做成的。」

他看着孟诀，孟诀点了点头：「我相信她，若宜，你也要相信你自己。」

孟诀和周若宜连夜出去募兵，一夜间便召回了十万大军。我猜得没错，只要他们愿意去做，一定会做成。

翌日清晨，利比斯的军队就开到了城下，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在哪里。孟诀和周若宜在城外严阵以待，我担心利比斯会回来伤害孟启，便一直陪着他。

「孟启，你到底怎么样了？」我无力地趴在他旁边，心里想了千百种后果，每一种都叫我害怕。

忽然，他的呼吸急促了起来。「孟启？」我忙坐起来看着他，他的身体颤抖着，似乎在经历巨大的痛苦。

「孟启？你怎么了？」我轻拍他的脸，他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定定地看着我。

「孟启？你还认得我吗？」

他的呼吸渐渐平缓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虚弱地说：「边边，我死了。」

我知道。「对不起，是我害的你。」

「不怪你，即使利比斯不拔管子，我也活不了多久，早晚的事。」

他问道：「他回来了吗？」

「不知道，他不见了，不过他的军队已经到城下了。」

「我要去阻止他。」

我忙按住他：「不用，孟诀和周若宜去了，有他们在，应该可以应付的。」

「在这里等着实在不放心。」他坐了起来：「我去看看，万一他们招架不住还能帮上忙。」

我拦不住他，只能和他一起去。

已经开战了，城门紧闭着，孟诀和周若宜将入侵者死死拦在了外面。我和孟启登上城楼观战，虽然孟诀和周若宜并没有上过战场，但眼下竟然所向披靡，对面明显招架不住。

「孟启你看，他们很厉害的。」

忽然，孟启用力将我往旁边一拉，一柄刀插在了刚才我们站过的地方，旁边的城卫竟然一下倒了许多。

「看来我回来晚了呀。」利比斯和月牙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。

孟启说：「利比斯，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真实的，没有发动战争的必要！」

「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」他扬了扬手中的剧本说：「我发现了一个更有趣的世界，那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等我打败你们，就带我的子民去那里生活。」

他要去现实世界？！

「利比斯，我们都是亡者，根本就不属于那个世界！」

他狂笑道：「等我杀了那个世界的所有的人，那个世界不就属于我了吗？」

疯了，他疯了！

「边边，绝不能让他过去，我们得想办法毁了剧本。」

孟启抽出一柄刀倏地向利比斯刺去，很轻松地躲过了。一旁又跑过来许多士兵，和孟启一同围剿利比斯。

虽然我们人多，但打起来仍然很费劲，冲上来的士兵很快就被他打了个七七八八。

一边的月牙抽出刀向孟启刺去，我猛地一扑，抱住了她的腿。她用刀柄狠狠砸我，一旁又有两个士兵冲过来，她只好先对付他们。

在我被撞得头昏脑涨时，突然听见孟启大喊：「快撕掉剧本！」

我抬头去看，孟启死死地缠住了利比斯，剧本落在了前面的地上。一个士兵忙冲过去，瞬间就被月牙削了头。

利比斯大喊：「快抢回来！」

月牙正在对付其他士兵，我趁机松手，在柱子上一蹬脚滑过去，迅速将剧本塞进嘴里。

她向我冲来，一旁忽然传来了利比斯的惊呼，孟启抱着他就要翻下城楼了！月牙猛地扑过去拉利比斯，却被孟启反手钳制，三个人一起跌了下去。

「孟启！」

我吐出纸屑，扑到垛口上看，下面空出来了一块地，他们三人躺在地上，没了动静。

不会有事的，不会的，我冲下城楼，腿却颤抖着，差点摔下去。

利比斯摔下去以后，敌军很快就开始溃逃。我冲向孟启，他躺在血泊里，一动不动。

「孟启？」

我无力地摇着他，「孟启不要，不要，你醒醒，你是不是又在装死了，你起来啊，孟启！」

13

我一直待在他旁边，我始终不肯相信孟启真的死了，我仍然希望他会突然醒过来说，我开玩笑的，是不是吓你一跳？

但他没有，他的身体逐渐冰冷僵硬，我知道他不会醒来了。

周若宜把我架了回去，她说，让他走吧。

世界慢慢恢复了秩序，我终于住进了属于我的小房子，孟诀和周若宜在那场战役之后关系越来越亲密，他们还是像原本的安排那样终成眷属了。

在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，离开好久的无常终于回来找我了，鼻青脸肿，看上去像是打了不少架。

他说，外面发生了战争，到处都很混乱，这个世界的混乱已经算轻的了。

我问他，死去的鬼魂们去了哪里？

无常说，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。

他问，你还想出去吗？我现在可以带你走了。

我摇摇头，不用了，我现在哪里也不想去。

这世界又恢复如初，只是孟诀成了太子，再也没有孟启了。

东宫的所有东西都被原样保存着，就连孟启掀起的被子都没整理过，就好像他刚刚还在这里睡过一样。

我经常去走走，总觉得孟启会在某个时刻扑出来，可这终究只是我的幻想，东宫自孟启走后一片死寂。

有一天我在孟启的房间坐着发呆，风忽然吹过来一张空白的信纸，这是什么？

我捡起来，上面一个字也没有。

忽然，又一张吹了过来，一张又一张，一张又一张，在我脚下堆了一地。

孟启，是你吗？

没有回应，只有信纸不停地落在我的脚下。

是他，他回来了。

我捡起地上的纸，抱在怀里，我知道你回来了，我知道。

突然，身前出现了一个影子。「喂，何边边，把信纸还我行吗？」

「无，无常？这纸是你的？」

「不然你以为呢？好大的风啊，一不留神全都吹走了！」

「你大爷，你骗老子眼泪！」

他噙了噙嘴说：「这么凶，看来你是不想见孟启了。」

什么？

门外忽然进来了一个人。

「边边，我回来了。」

「你？你是孟启？你怎么？」

他说：「或许，你有听说过附身这种操作吗？」

「不是啊，我是说，你怎么这么丑啊？」

他愣了愣，气急败坏道：「好不容易回来看你，你怎么挑挑拣拣的！被你气死了！」

我忙道：「不是不是，还，还不是因为你以前太帅了。」

我问无常：「你不是说在这里死了就找不到了吗？」

「我找不到不代表别人找不到啊。」他得意地捋了捋头发说：
「谁还没几个朋友啊。」

牛皮！

「那你现在来是做什么的？」

他扬了扬手里的纸：「这个世界乱套了，我来做做修复呗，顺便，给孟启再写个新身份。」

「啊！无常，你真是太好了！」

孟启凑了过来说：「把我写帅一点行不行啊？」

「别听他的，就原来那样就行，我都看习惯了！」

「不不不，别听她的，我要紫色的瞳孔，炫彩的长发，迷人的体香，还要落泪成珠，一步一朵莲花……」

□ 吧唧

该盐选专栏共 77 章，98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

盐选专栏

红颜悴：意难平的反套路古言小说

吧唧 等

共 77 节

会员专享 ~~¥39.00~~

编辑于 2020-06-12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